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惠志畧



2254/18

一九六二年六月上海古籍  
書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  
靖刻本景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三公分寬一三·八公分



惠志畧序

惠志代有述攷其核事偉詞切於郡邑  
戚之大化理隆污之故蓋罕徵焉初武東楊公  
以選部郎出量移來惠爰考前志則嘆曰志固  
若斯也與哉於是倅郡吳君以志請公遂爲撰  
次三閱月而成厥思淵蓄而文足以發厥論竝  
正而事足以該纒纒乎若倒囊出物即古作者  
無讓矣大有手錄斯畧日夕潛玩久之而學士  
文人爭相傳示咸謂誦其畧而大義可具睹也

于是與劉君光奕輩謀梓之而郡守西巖顧公清脩好古謂惠宜有茲刻命大有爲序序曰志古史之遺也郡邑有志所以彰往貽來明制垂法也苟言無關於民事用不協於化理前無所稽後無所則雖藻麗工飾奚貴矣始志成大有讀之蓋仰見公剛直之氣堅貞之節不以得失動念誠有大過人者今夫士大夫一登顯塗少蹉跌輒鬱鬱見顏面不自得日惟山水詩酒之娛以釋憤懣視民間利病郡邑理亂之故漠然

若不相涉問之則曰吾謫宦也不與常職埒惟計日遷轉待報行矣况有訂一方之故以大遺於人者乎公官吏部典銓事且久以其鴻名碩望肯稍自貶損孰不樂爲推引於公卿何有而公顧有不爲也及推惠日猶孜孜刑書如筮仕公暇即究詢民隱吏治疊疊焉惟恐其職之不盡而於故時大操柄曾不計其得失此公之所以能有遺於惠也今督學吾粵位高秩清且敷歷中外餘二十年尊要可翹足竢矣與時遷就

人情所必至者乃塞倖進之塗樹表正之幟終不肯利方少適於世譬之萬斛之舟增之匪重損之匪輕出沒於波濤澎湃之間而順適於安流紆徐之際其所負挾者固大而操持者固正也志諸篇增損咸經刪正而茲編所輯則公之遇事觸衷摠發隱慮巨擘細列邇信遠徵誠文之精華事之統括也後之人考于斯而推廣行之其爲民生化理之助豈淺尠耶嚮使公以得失動念則將計日待遷行矣烏肯竭精殫慮勒

爲成書而懇至諄復以告後之人若斯畧者哉  
昔東坡蘇公寓惠有錄傳之彌久不泯滅豈獨  
文然哉蘇公以文章氣節高一世故所至人爭  
慕之如不及雖世遠而其傳不泯也今觀錄中  
所載大率簡札詩賦之類且未有詞焉以公視  
之文章氣節頡頏無愧而茲編所輯皆郡邑民  
生化理之大者視錄所載尤異則其傳也將與  
之並永無疑也于是以念菴羅公序冠其端而  
公昔在惠多著作顧以載已文爲嫌志悉不錄

則稍取詞翰中續得公文一二首附刻之併以  
示惠重云

嘉靖三十九年仲春朔日門人歸善李大有頓  
首謹撰

惠州府新志序

父母於子慮其饑寒而爲之飲食絲枲也必先  
記作產之出納以制盈縮取與之經防其疾苦  
而爲之湯炳箴砭也必先集方術之稀奇以審  
宣洩輔衛之用蓋智有所限則仰諸人者惟恐  
不得盡所聞而身不能兼又將反覆丁寧託諸  
人以繼力之所未及非過恩也一體之愛有不  
忍其爲謀自無弗至焉耳君子於民何以異於  
是其留也必有爲其去也必有遺國家之史邦

郡縣宇之志其亦記產與集方述前聞以詔將來者與嘗讀周官而疑之冢宰而下五官既分職矣貢賦貨賄山林臯隰之征如家人歲會錯出而互見至於徒役期令輦輦旃旒錫鏡之辨凜乎禍變之虞又如恫瘝在身何爲煩細而諄複也然諸侯之兼弁者方且顧忌空文而莫敢自肆及其乂也務去典籍汶滅故實以幸脫罪而後周室爵祿孟氏不能舉其詳所謂井邑丘甸類以司馬通成之數爲解由是觀之兵賦以

制國藥食以養生皆不厭夫集記之勤而凡史  
與志之廢興固有關於國家郡邑治忽之故能  
知國家郡邑治忽必由史與志之廢興又知兵  
賦爲廢興之大此其人雖未施措然規摹可具  
睹矣惠志在天順丁丑嘉靖戊子壬寅凡三書  
其屬八邑博羅海豐龍川故無紀述而和平崑  
險析置未久自戊子遡丁丑七十餘年世次遼  
絕罔可稽附故其書曰大記大記者記其大都  
云爾也壬寅所書收拾闕逸更易數手良吏名

人不盡表著乙卯泰和武東楊君以選部郎量  
移爲推官爲人博厚深沉好古而愛下常恐不  
得久留於此則取前志增損之自事紀沿革秩  
官選舉地理建置學校祀典外志雜志詞翰咸  
有刪正而於賦役兵防利病本末與夫吏治士  
行之取舍直斷以義不沮它嫌其言曰載鳴推  
鈍安能爲役抑亦終前政之欲言耳夫負山緣  
海之民冥頑少智巧胥譸幻侈奇羨以罔機利  
甚於攫斂林伏藪聚恣睢旅距者環境窺釁異

時倉卒竊發艾薙爲勞無以待之保無怵迫思  
亂者乎且惠爲郡幾百年于茲而爲吏與士者  
幾何人矣自吾耳目所逮不能登良黜瑕以彰  
懲勸吾懼惡害已而去籍者不在於下之人也  
嗚呼爲民父母之言固如此哉雖然楊君豈能  
盡以所言必之於人而人於楊君之言亦豈能  
盡令不異於已惟其反覆丁寧託之人者惻然  
家人父子不忍之情則人之得所欲聞師其意  
而推廣之取所長而濟以不足其謀亦有所必

至是將大有遺於惠也始楊君之爲志也通判  
豐城吳君實克相之既得請于諸當道復擇校  
官弟子之良者以從比入梓楊君遷爲南京驗  
封主事而錢塘姚君適以郡守 覲還用速有  
成譬之撫愛子者或爲之乳哺或爲之保傅後  
先相維可謂得所遭也得於今有弗得於後也  
哉予與楊君素善而吳君亦出於同鄉喜其能  
知治忽之故也於是乎言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望日吉水羅洪先撰

# 惠志畧

秦和楊載鳴著門人歸善李大有劉光美李學編校

## 自敘

敘曰載鳴旣臯譴稍遷爲惠推官周覽山川  
爰考圖記得故志讀之紀述繁猥散亂失次  
廼歎曰夫志大矣徵文獻審謚俗詒來禩之  
典法稽前政之失得咸于是乎在今靡所刊  
定後將何觀焉于是搢紳大夫文學諸生之  
徒彌彌言纂輯事矣余不能謝廼本載記質

觀聞芟蕪補闕蒐隱訂譌成惠州志爲紀一  
曰郡事夫人之際古今之變鑒戒昭矣故首  
之爲表三曰沿革曰秩官曰選舉表郡之大  
者也爲志六曰地理曰建置曰賦役曰學校  
曰祀典曰兵防政教備矣事增文肆則兵賦  
蓋深致意焉爲傳四曰名宦曰流寓曰人物  
曰列女述徃勸來余不敢私也存故備言以  
觀會通爲外志雜志詞翰志終焉總之十有  
七篇迺若因事綴文扶俗翼教道敘次之指

發明已志忘其淺陋僭有論擬具在諸篇中  
矣茲不著嘉靖丙辰七月朔

郡事紀

夫世有升降道有污隆彰往詔來志之大經  
也惠自秦至今千數百年于茲矣於稽其世  
災祥休咎之徵古今因革之軌刑政理亂之  
原寇攘興伏之形疆域安危之情君子小人  
消長之端其事炳然載大義者亡慮數十百  
或散諸牒記或昭在覩聞不可以無紀迺擗